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屏集卷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姚元焜

翠屏集卷四

明 張以寧 撰

襍著

說

應制鍾山說

洪武二年正月三日伏蒙聖恩賜見前殿特承睿旨命為鍾山之說臣以寧惶悚不知愚陋伏稽地志玆山金陵之鎮舊以鍾名後避孫氏之諱改為蔣山前臨大江

天設巨塹北俯中原萬里一目下為沃野原隰衍平磅礴太空渾涵元氣黃雲紫光輪囷蔥鬱蓋蜿蜒扶輿起坤抵乾歷數萬里者至是而融結昔諸葛孔明振古之豪傑也以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豈不以洛陽天室左伊洛右瀍澗茲地之勝東直滄海中涯吳會有如洛陽而是山左右拱揖儼然處尊彈壓東南陵跨西北其勢有固然者矣三代而後楚王埋金秦帝鑿地徒知厭勝之術豈測造化之機既而吳大帝開其基於前六朝主

繼其踵於後其間雖有宋武之英雄終莫臻於統一良猶未得風氣之渾全是以僅為閏位不足以當甚盛極隆之昌運也南唐李氏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獨宋氏末年金華陳亮以儒者之傑勸移蹕於此地分都錢塘規為恢復之計實有先見之明惜乎闇君庸相不能聽從志士至今惜之詎知幾千年欝積而未泄者始大闡於今日皇上以英武聰明首出庶物之資適應其期首據形便植為本根芟夷羣雄奄有四海前代帝王之所未

有也雖由天授匪自人力而山川神明雄偉瓌奇有待而發百靈會合擁扈扶持信有非偶然者矣陛下仰承天意建為南京與汴並峙至盛典也然以臣之膚譾以為臨濠重地鍾毓天險乃陛下啓聖之帝鄉所宜易號中京立之宫闕如漢南陽侯天下悉平民力完富乃營闗洛别為西京連亘相望歲時行幸蓋創業於此以乘方來之望氣並建都邑以開永久之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丕基伏惟陛下神謀睿筭必有處矣

豈臣管窺能覩萬一茲蒙清問敢罄愚忱若夫鋪張山川之奇秀馳騁文辭之綺麗竊計非英主所望於微臣而鍾山之英靈亦當咈然而一哂也夫

靜壽說

仁之體靜匪專於靜也故動靜皆靜仁之功壽匪蘄於壽也故殀壽皆壽異說不然也灰心槁形以為靜深山之木石也載營抱魄以為壽大澤之龜蛇也非吾所謂靜與壽也真定武君以仁父字以靜壽名齋志於仁者

也非異說也

澹雲說

雍陽趙君從周以平江路教授需次於家憲府交辟名籍甚方嚮用矣予游瀓與游若平生歡以其號澹雲徵為說予復之曰君知雲乎夫雲泊乎其容忽乎其蹤若虛若冲倏西而東彷徉乎岩石徘徊乎林木而悠揚乎太空澹乎若無心於世也及乎膚寸而起瀰漫萬里濃然而陰黝然而深蔽虧日光沛為甘霖人之顒然以望

也欲無心於世得乎令君文學之彬然材氣之純然功名之方至而浩然也世方蘄君若太山之雲之雨天下也而君方以此號而於世無心也可能乎然予聞得失重者智慮惛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君子功名逌逌隨之不舍者是皆無心於功名者也繇君之號觀君之藴吾知君之不能不為雲之出也若予之迂薄於世眏方將岩石林木之與居而雲之與徒君之號也於予則宜君何為而奪予之鳳池乎君拊掌一笑遂書以為說

劉漢子昭字說

天台劉漢氏質敏而學勤將氏以敬其名乃揆諸禮求師命之氏則為端篋以筮之遇乾之賁貞悔皆吉其繇曰是天文也倬彼雲漢煥乎有章昭回於天旁燭無疆大人則之追琢其相維賢企焉觀天之行自昭明德有煇煌煌利見大人觀國之光字爾以子昭往乃有慶既字而問其說於晉安張子張子曰吾聞夫水之積氣在地而雲漢上浮於天人之積行隱乎暗室屋漏而善惡應

乎千里之外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此之謂歟子昭尚敬之冥冥乎其潛之深也闇闇乎其藏之密也渾渾乎其養之厚也則夫昭昭乎其文之著也其發孰禦焉雖挾河漢而耀星辰殆未足以喻子矣不然已之昏昏顧欲使人昭昭吾弗知之矣子昭尚敬之以無忘師之命子昭曰諾遂書以貽之

徐清甫三孫字説

儀真攝百夫長徐君清甫其孫三人請于予命之名若

字子㾈於卯申不少暇請數數不置則為言曰士生而桑弧蓬矢以䠶四方古之謀帥則惟禮樂詩書之尚文武盖一道也後岐而二之始相矛盾名一在伍符尺籍則頡頏作氣勢視文儒士若敵仇不娟嫉則姍笑者幾希令君介胄士逢時治平乃知景慕縉紳求美其孫名若字又請之數出於誠豈不與庸衆人異哉夫禮士冠而序三加之服皆祝以德責成人焉匪徒美觀而已矣遂為名其孫長曰鎮圭之有鎮昭其瑞也故字之曰德

瑞仲曰鏞音之有鏞節其成也故字之曰德成叔曰鑑器之有鑑尚其明也故字之曰德明又知美其孫之名若字子盖期君之孫之美其德且以禮樂詩書望於君之後也自冠禮廢字始輕美其字而踐其實者世之所罕也戒而諸孫尚德哉勿忘乃祖暨予所命之意

定峯說

天下之至定者山也夫孰得而動揺者哉而峯者山之拔然最高者也予觀齊州之山太華為最髙然而洪河

坼之大氣礫之若齊諧所志巨靈奮手以擘之者山之兩峯為之劃焉而中開郤然而欲摧形之剛固不能勝氣之柔者也至於大雄氏之説也竒哉以為天地之中有山曰須彌又最髙四洲奠其足二曜經其要八風勁震撼而舂撞之者窮日夜曾不以動其毫毛者其定力大也是以其教自習定入而援是山以喻夫性者數然也嗟夫生而静也人性何嘗不定也醉生夢死狂走而顛實不定者何其不也豈非以坼之礫之震撼而舂撞

之有以撓其定者衆耶有能脫然悟彼之不定而我之未始不定也毅然立大者以定之則彼之宿至叢來紛拏膠轕之不定者帖然而自定矣然後起而觀其說之漠然若無所當者無疑也海陵彌陁寺之學佛者立公以定峯為號因予弟子石仲濂請為說予借其說曉之曰須彌非有在於汝心不慼不驚巍然崒然現在汝前寶藏出焉汝用無盡汝不能定慧何以生跨海覓山了不可得語未竟仲濂請曰吾之教曰仁者樂山曰定而

能靜曰靜亦定動亦定與斯説將毋異同乎予笑而不答

心雷説

心雷者廣陵鄧齊賢氏之所自號也齊賢有道術習瓊管玉蟾君致雷法既請河東趙郡二先生為之説矣予交雷敬芳復於予乎求言予無以言也嘗試為强言之夫陰陽搏而為雷轟焉虩焉震萬物焉歘乎而龍騰烈乎而山傾是天地之所以神也而人也者能使之由吾

心生是非異也乎人之其心一太極也之其身一天地也噓而風呵而露噓而為雨視而為日月而皆為陰陽之為也則夫轟焉虩焉而為雷者烏乎不起於寂然閒然之吾心也乎然則理也非異也有道術者知其然是以窺天地之徼握陰陽之機而致其然也果且有異乎哉雖然易窮理之書於復靜以閉關於无妄於豫動以對時育物以作樂薦帝屯以經綸而震以恐懼修省他若大壯噬嗑不一而足聖人觀雷之象何莫而非後天

而奉之焉者先天天且不違聖人豈顧不能哉弗為耳矣若吾齊賢氏其幾於窺天之微而握陰陽之機深於道術者乎予何時與之語易哉敬芳以告齊賢囅然曰君之言焉抑吾教亦然太上以道其次以術淵默而雷聲吾嘗莊氏之游乎其天也致雷而使物世殆見吾衡氣機也雖然王方平有云吾老矣漸不喜此將寂焉閒焉洗心以藏於密乎若無庸言予遂書以求正焉是為說

河東張仲舉承旨
趙郡蘇昌齡編修

無外說

己丑夏四月玉清無外蘭尊師別子富沙徵予說以爲別予交于無外餘二十年知之深人以謂無外之號濩然大也予知無外其猶強名乎且夫無外之爲說九州之外九州復九州也其外莫能旣也萬古之外萬古復萬古也其外莫能窮也彼以爲有外者陋矣彼以爲無外者未知夫內外之相待有無之相形無外矣而猶有無外者存也尊師方將解塵埃垢濁之機乘冲虛漠泊

之車以游無何廣漠之野而駕汪洋廓落之説予何足以造之而何足以言之顧予閒獨自惟以眇然梯米之軀而岀乎犀然逢掖之倫予生於兹惡乎外形骸予處於兹而惡乎外天地當静而居乎一室斂乎方寸寂然不動漠然無朕九州之鉅一握也萬古之長一息也何有何無何内何外吾河南夫子亦書曰與其是内而非外孰若内外之兩忘也與尊師之旨其將毋同乎言未半尊師粲然笑曰子亦惡乎知之惡乎知之授簡命書

握手遂别

閑極説

余觀涪陵譙先生作牧牛圖十其始也繩以馭之箠以懼之手之目之心之腹之唯恐其縱逸而踈躪也夫安得須臾閑哉及其久也人牛熙熙繩箠不施其閑可知也其極也渾淪一白人牛無跡閑又不足言矣余因嘆曰是與潙山叟看水牯之説其合乎泉之開元閑極請上人與余游將别徵余説遂以此贈之且謂曰至道難

明流光易徂遑遑汲汲如救頭燃上人未宜遽閑也余亦方競辰閑得乎晤言有日會觀其極任重圖遠惟善努力

月林說

予既為通守劉君可與記蒼雪之軒君繼請於予曰某也曩仕於秀時秋正中觴衆客於宴舟之亭清樾扶踈金景摇蕩灝色如水侵人襟袖若邀呉仙於廣寒之府青冥沆瀣桂影盡濕若從蘇子過黄泥之阪木葉脫落

人影散亂不知有人間世也因自號月林道人顧一言以發其趣予笑曰子名軒取諸蘇自號取諸杜專堪輿清氣而有之甚矣浙之人之尚清致也秀濇郡也其有此固宜令自邑而梧介在南服炎歊所蒸月色為黃瘴雲稍興林影俱黑向之清趣不其墮無何有之鄉乎君笑而不答予為釋之曰昔之韻人清士娟娟乎氷壺之秋月翛翛乎瑶林之瓊樹趣之所寓固於其人不於其境子之月林焉往而不在奚間乎秀與梧之分哉君視

子而笑子亦笑曰古之人蓋有觀於月之為陰體借日光者而吾虛之以受益觀於木之起拱把秀穹林者而吾積之以成大是皆取於物以成諸已則其光霽之無邊生意之悉可已而范文正公所云名教之樂地在我矣夫豈徒玩物以適情於一月林之清影而止哉公亦浙産也子其企而可與謝曰敢不敬蚤夜以從斯言遂書為記以貽之

雪崖說

廣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王君克廣自號雪崖予使安南道五羊君請為之說予曰美哉君之為號也今夫凄然為露潤物而易晞肅然為霜殺物而過嚴惟夫雱然而為雪同雲一色纎埃不生皓月交輝夜若晝明葢堪輿之一氣無以加其至清也於是時也起視曠野萬里一平至於千崖競秀嶄絶而崢嶸其氣蕭爽上通窈冥天風颯至飄粉飛瓊若登仙人之瑶臺玉京琪樹森列而晶熒然後盡天下之竒觀者矣宜君以是而為

號蓋雪取其清崖取其高誠世間之美名此其靈臺虛白而朗徹殆將無絲毫塵俗之意其所企慕與人人固相逕庭矣昔之披鶴氅行雪中訪故人於雪夜者皆君家故事清氣在堪輿者王氏固專之矣抑予聞轉寒而燠生氣瀰然雪非露霜比也廣東數千里大方面爲唐置節度使爲大府今皇上肇立藩省選治書周公絲大政獨任之君以材諝貳贊畫幕府中託於君甚重也蠻烟蜑雨人且病暍其望於君何如哉君其洒胷中之古

雪舉巔崖之蒼生洗滌炎瘴而生之非徒專清高於一已而止也以是惠其民實以報吾君公曰敢不敏諸遂書以贈

贊

德淵贊

（德淵黄君三山人也山之棋張以寧為之贊）

致虛而極積水而淵季咸見鯢桓而驚走河伯望海若而茫然是曰玄之又玄矣必也起蛟龍出雲氣雨八埏使物不疵厲而屢豐年夫然後謂之德全君其問諸黄

石之孫三山之仙

銘

遠齋銘 為焦仲和攝守作

勿為一身之謀而慮周乎四海勿為百年之計而志垂乎千載是之謂遠德業可大若乃身坐一室心馳八荒目窅冥而恍惚神眩瞀而飛揚以玆為遠騖於無何有之鄉嗟乎萬里之遥起於足下九萬扶揺安所稅駕我銘遠齋君請擇於斯二者

題跋

題申屠子迪毀曹操廟卷

使世皆申屠駉則漢不蜀魏不帝矣管寧賤孔明夭駉生也後天也嗚呼悲夫

書虚谷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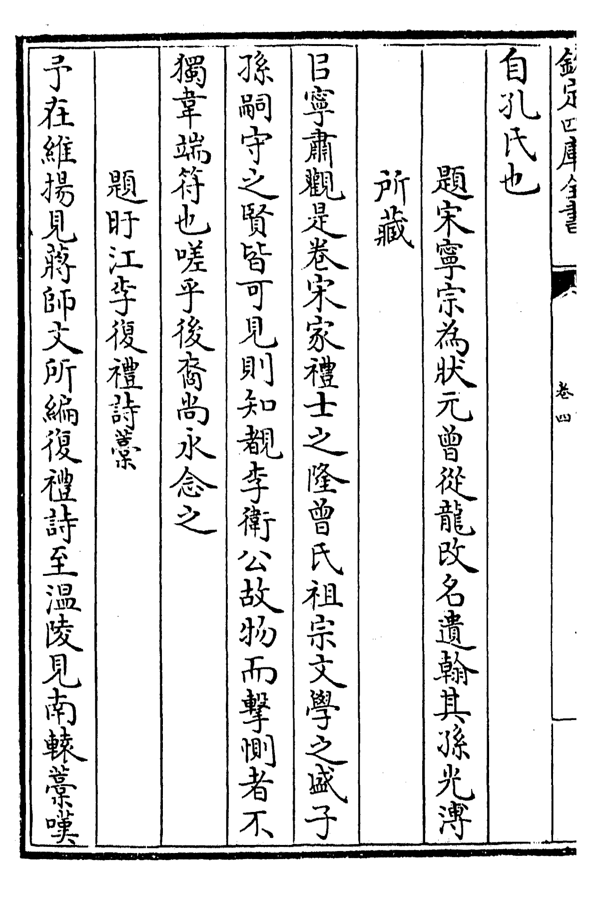
其歳丙子河中張君所中過予堂邑班荆而飲擊尊而歌若有契於予心者曁來楊日益親今年予歸自汲則君之墓既宿草矣予泫然悲會其子自牧號虚谷者求

予言予不覺喜故人之有子也老氏之書曰致極虛曰上德若谷言以虛受益也進士夏太虛旣爲記之矣抑予有感於二者之云於易所謂地道變盈而流謙之旨其合乎君少年時擢憲史閩海道世已聳其風裁同升者皆顯庸焜赫已獨死於命不獲少見其毫末之竒以沒予之悲之庸非以其材羸而位詘者耶嗚呼鬱於前必鬯於後已不獲見子孫必食其報嗚呼地道之流謙者將不自牧在乎荀卿氏云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自牧

其念之哉予當為故人子屢喜也

跋廣州守徐煥炳文堅白齋記後

在易乾為天為金為玉何也乾也者天之性情也天下之至堅者金至白者玉也其堅其白者其天也堅而或磷焉白而或緇焉者以其人間其天也人能全其性情之天者學也易通之言學曰一也無欲也茍至焉則明通而公溥體用全矣廣太守三衢徐炳文氏仕優益學者也齋以堅白名故予道其本於天者以相之多其學


自孔氏也

題宋寧宗為狀元曾從龍改名遺翰其孫光溥所藏

吕寧肅觀是卷宋家禮士之隆曾氏祖宗文學之盛子孫嗣守之賢皆可見則知覩李衛公故物而擊惻者不獨韋端符也嗟乎後裔尚永念之

題盱江李復禮詩槀

予在維揚見蔣師文所編復禮詩至温陵見南軼槀嘆

其氣格老成如仙人王方平已不喜作狡獪矣最後讀
桐華藁為之拊掌大笑曰麻姑過蔡經家固不能擲米
成舟乎因題而歸之

題湛源卷

佛氏之道柳子所謂合主而静者一吾心之真源湛然
不動者也一波之動萬波隨之矣明極上人以湛源號
照藏主而元極上人説之不幾於推波助瀾乎翠屏髮
僧請為伊截斷衆流意斯言亦多矣强書于卷而歸之

題慧上人照心卷

我觀於明月照大瀛海水天上有一月海中亦復然上下互相照照見恒河沙爾時何以故海波不動故若還一波動萬波亦隨興了不見月已安能照一切復有執着者謂水月非真物我種種生亦不能寂照心法應作如是觀比丘意云何聽我說偈言

題雷子於縣尹所藏山谷書杜詩後

古之賦詩類者皆斷章取義引詩亦然予觀於傳記而

知詩之用也寥寥古意於黄太史是帖僅見之嗟夫

題牧牛圖

西域茶師禹出所藏畫卷視之蓋古物也嘉木之蔚然豐草之茀然其年然長鳴返首而顧者一牛也其仡然却立曳牛鼻而廻之者一牧童也師禹徵余書其首則為言曰古者聖人之教人以乘馬服牛也之二物者非不隆然高厖然大也然馭者牧者絡之穿之不過尋丈之繩而已而二物者俛焉聽命於其首其鼻東西南北

惟人所使是何也制之之道誠得其要也是豈聖人私意爲之哉牛之不可以首而絡猶馬之不可以鼻而穿也聖人一順乎二者之天而已初何容心哉理心理人之術亦然是故凝氷焦火神明不測者心也而自牧者持之以敬則存怨寒咨暑從欲易動者人也而牧人者範之以禮則治然亦豈聖人之所容心哉蓋亦順乎其天而已嗚呼由乎聖人之教者將以牧人必先自牧詎可不明其要者乎師禹之先公嘗監福堂之古邑持已

以廉而使民也惠民至今頌之不忘余邑人也茲游洮水而見師禹其古人所謂愛甘棠而況其子者乎故因其徵言而推古人自牧以牧人之道以告師禹其懋繼先烈哉

禊記

昔歲予授徒明時里丞中書命校文汴梁省諸生皆憂予南士不善騎時同事賀方許寅先馹往三日矣予至真定追及之歲丙申忝助教復校文遼陽時未畢丁巳

同事者梁庸又先往一生規予從騎謂予不善騎且踰漁陽嶺奚霫故地皆難行予燭其情不之許亟追至大寧又及之噫世之不知予者奚止於兹一細事而已哉世之不知人者又豈予而已哉予為世道憂也夫

記

天長縣興脩儒學記代淮東僉憲楊惠子宣作

淮安郡泗州之屬邑曰天長背淮腋湖面大江而履平楚彌數百里有前代為朔南交地事會助勸文教率未

遑我朝統四海而一家興學設科勵精為治至正紀元之六年實河間郝侯偁宰是邑之明年政孚聲著廢舉滯興顧瞻邑黌獨圯弗治大懼無以稱上旨意亟圖新之會金陵孫尚忠主文學力以是請擔任其勞侯慨然謀之官聯而合乃捐已之餐錢以倡鄰籍儒之力役以勸衆志胥悅景從響應攄志陳力鳩材庀工化腐而堅易撓而隆禮殿儀門論堂齋廬東西之廡 闕 黝堊舉以其度復建文昌之祠于廡之左始九年夏迄秋落成為工

五百緡以五千先是縣爲社三十有六社有學鞠爲蔬圃具文相治候始擇民之童子可教者立宫置師絃誦相聞又東鄉氓有湛者佃田一十二頃四畒有畸碑壞籍去奄爲已物租入於學僅三之一彊貪弱懾乆莫能正侯躬率僚吏暨文學履畝畒覈隱匿出田爲頃者七爲畒一十有九而贏遂籍于版用埀永規既事分湔憲僉劉君導道來請記予爲之言曰士生三代時甽有恒産學有成規攷之德行道藝不以佔畢詞章而興賢有

定制隆古之治於斯為盛後乎是而有志者嚴廟祀使儒知所尊崇室廬豐廩稍使士有所居所養日肆月稽較其藝拔其尤使賢者有所階而士法視古甚詳也然而教失而學庬文彌而實喪材玆不逮治亦隨之君子觀於唐宋氏盖有嘆云令昭代慎選長民以還古治郡侯祇奉德意以舉學政爾邑起百有餘載因仍之舊用心寔勞矣矧其地去中州而近水土厚以深風氣質以慤有受和受采之地矣爾游爾歌相規相誨陶成於詩

書興起於禮樂尚克副侯所望哉於乎教育之不具者令之責也自偷自養之不力者士之過也甄賢能勵風化茲非司風憲之職乎矧予忝科目進故不辭而記既以勸理人又以儆為士者侯字子榮官承務郎先鈞州同知以治稱大父企中大夫異樣局總管父克敬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世有令名

静怡精舍記

静怡精舍者武林李叔成僑而讀書之室也室在廣陵

之闗闠不隘以陋不侈以華疏櫺豁如素壁淨如叔成藏脩而游息吟諷而歊歌怡然自樂其樂不知戶之外輪相軋蹄相劘而茫乎野馬之吹人也旣扁以令名而命晉安張吕寧記之吕寧知叔成者也為言曰夫喧寂存乎人非境之謂也戚忻由乎我匪物之謂也叔成先從其先大夫復初公尹江陰已能滌去紈綺卜築川郭之南圃有泉石松筠室有經史子集其忘年友澹齋劉侯題之曰泉谷小隱而泉石王先生序之江淛右轄韓

公叔享曁海内名士皆詩之後居京師之思戊里又能屣視軒裳搆草堂以燕處雖夜風雪必延朝士之知巳飲酒賦詩不輟也故淮西憲僉王公繼志題之曰聽雪齋仍為記焉而禮部尚書王公師魯及朝行之舊故亦皆詩焉斯二者皆静怡之實也今兹之於廣陵亦然豈必效深山之木石而後以為静待隴上之雲月而後以為怡哉子知其趣與境俱融樂随物而寓非有得於問學者曷足以臻兹叔成名繹仲方按察先生之孫可與

大恭張公之甥今翰林學士承旨元朴公則其舅也其家世問學淵源蓋有自云

泉石山房記

錢塘山水佳麗甲江左其地為勝國故都民物繁夥閭閻櫛比置圃無所而吳山屹立闤闠中兼城市山林之秀其佳麗又甲於錢塘士人郝思道即時築室焉崇石於庭𥅿泉及霤白雲時來皓月下侵玩而樂之仍效晉人枕石漱流之旨顏其藏脩游息之居曰泉石山房繪

而詩之介其友虎檢閲大舉請予文予謂吳山固甲於錢塘然而世多豢酣富貴汗血聲利者鮮克領其趣而顯其樂惟尚志讀書弗味世腴寂寞以為徒澹泊之與娱然後能有而樂之與人人殊予聞思道先世居莒之沂水幼侍先大父御史南行臺父正卿掾江浙行省因僑於是而居焉以鍾鼎之家膏粱之習顧能翛然於泉石之好茲固世之所尤罕矣予家武夷三山之曲縻禄京塵寢負歸約其愧思道何如也遂以大舉之請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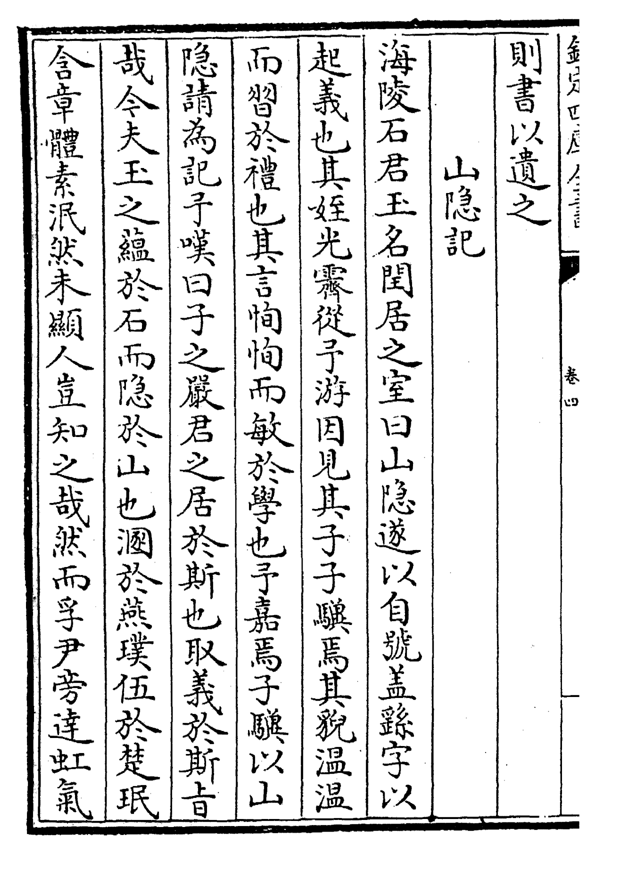
之

石室山房記

石室山房者晉人王伯純甫名其僑於楊之居也石室者何晉屬邑洪洞之鎮也居楊而名晉者何禮不忘其本也按志晉於今為平陽郡石室山距郡三十里而近邑治在焉天黨之所蔓延河汾之所盤繚穹崇而茀鬱氣欲壓闕左其狀盖類嵩少二室故云伯純之先邑巨姓家於其麓自父始僑居於楊將四十年矣念楊信樂

然非予土也乃築乃構扁以今名脉有横琴架有古書每坐於斯奮懷故宇心馳而神往徘徊而戀嫪烟朝霞夕翠蒸藍溺恍乎浮動几席杖屨間不知身之越河山而旅於斯也徵予記示後俾弗忘嗟夫古者於鄉不去也有故而去則哭於墓而行重之也盖夫子父母魯也而恒稱曰吾宋人先世所本豈遽忘之哉後之世田弗井授士無土着縉紳左丘隴東西南北託處始弗常唐韓公昌黎燕人也而家於鄧宋杜祁公越人也而家於

睢陽吉之歐陽眉之蘇而于類于常若此者皆是也槩以古之道其有惻於其心者乎故周元公之僑於南康也南康無濂水也公以舂陵之水姓其溪焉則猶夫子意也伯純取以為法是豈不古歟雖然以予觀于伯純材超卓氣英邁類古人之學又甚文計日當嶄然擢科第懷章綬過家上冢擊鮮會族里聲光煒煒然晚歲名遂幅巾西歸指是山曰吾先人所釣遊尚無恙如古人之不去其鄉未可知也記無庸亟作可乎伯純請益堅



則書以遺之

山隱記

海陵石君玉名閏居之室曰山隱遂以自號盖鯀字以起義也其姪光霽從予游因見其子子驥焉其貌溫溫而習於禮也其言恂恂而敏於學也予嘉焉子驥以山隱請為記予嘆曰子之嚴君之居於斯也取義於斯旨哉今夫玉之韞於石而隱於山也涸於燕璞伍於楚珉含章體素泯然未顯人豈知之哉然而孚尹旁達虹氣

上昭津津然煌煌然光澤乎崖崿照燭乎林木然後荆之善工始攘臂而睥睨焉山乎烏得以隱之也藴諸中也深則夫發乎外也著宜也火之烈也豈不赫然可怖哉然其燄方赫然於其上而其色已晻然於其内矣固不待為烟為燼而其氣已索然矣是故以粹然至温之玉而畀之赫然至烈之火蓋至於千日夜而不一變色焉於乎的然而日亡闇然而日章君子小人之逕庭詎不以是哉予雖未識君子知君之山乎隱而山之終能

隱乎君哉君之子之姪之習禮之敏學翹然一蚘去乎紛華麗靡之習予固未識君而識君之明於義方不變於流俗也審矣於乎玉琢而成器也人學而知道也古之人言然也予何時見君相與索言之遂以其請為之記

聯桂堂記

古者崇重其人則必更名其居以表異之康成之鄉曰鄭公以其德慈明之里曰高陽以其才王彦方之義其

鄉曰君子張嘉貞之貴其里曰鳴珂自漢唐氏則然今杭郡吏名吾沙君子中所居之山曰聮桂蓋猶古之意也乎其名聮桂何子中之二子善才善慶同登至正辛卯進士第也郡守嘉之以子中所居之山舊名螺螄之弗稱也故吏之以令名子中拜聖天子之寵光樂賢侯之美意而喜二子之克肖遂以扁其所居之堂因山名也夫唐人以登第為擢桂蓋自郄詵所謂桂林一枝始矧二子之蟬聮於一舉者乎噫亦榮矣抑予聞楚屈子

之為騷以香草比君子而桂與蘭為首稱豈不以桂為嘉植孤芳於衆頳之中猶君子之特立獨行其脩名姱節垂芳於千載不與草木同盡者有足尚也耶昔我朝之始設科也指意若曰吾得一范文正公足矣夫范公所以垂千載者匪他焉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君子之用心焉耳矣祖宗設科固將以羅天下之豪傑而天下名豪傑亦詎肯舍是途而他出哉自始兵來立功立節振起時運者類多從是出葢吾

進士之崇重於斯世也久矣是故以之樹石題名於太學者聖天子之勸於天下也以之名所居之山者守之所以勸於郡也以之名所居之堂者父之所以勸於其家也吾知予子中之意必不志於榮一時而止也噫士之生世榮顯盡於百年而芳穢垂於終古二子者其尚勉其所以為崇重之道哉予於子中忝年弟視二子猶子也盡發子中名堂之意而記之亦所以勸也二子其尚勉之哉他日予將屢書焉若夫紀山川之奇勝述室

宇之幽邃非名堂大義所繫不書

和樂亭記

鄞故待制吳公之諸孫昆弟三人既分復合同居共爨扁其堂曰存義立規約請族叔父二人主之設顯考像中堂率男女序拜而訓以孝弟雍睦禮成於是叔父析居五十年矣喟然嘆曰吾姪行古之道於吾心有戚戚焉吾與姪雖有親疏然吾祖視之一子孫也亦願合而一之以承先志也再議而合則敞元分之廳堂達于中

庭告于祖會食男女于中堂闢東軒為祠堂合考叔祖考之神主其中約以朔望祭以四時男會食堂東楹之勤儉齋女會食堂西楹之敬讓齋堂東軒以訓子孫曰耕誦齋西軒為叔姪之居曰全義齋祠堂後東楹為棠蕚軒東三十步鑿池引泉蒔竹藝木築亭焉以為兄弟宗族燕會之所顏曰和樂伻來京師請為亭之記予嘉其處置纖悉具規約中幾前代所謂令無古或聞者古有同居不分如張公藝者有兄弟義讓姪娣姒不敢為

不義若楊播柳開者有少長有禮出内有規如崔孝芬柳仲郢李相昉者未暇悉論若公藝之書忍君子猶以為未盡天下事强為於一時者固易樂為於久遠者誠難使其忍之忍之而又忍之忍之蓄而不化積之滋久一旦將恐有決裂洩發之憂矣吾讀棠棣之燕兄弟先陳死喪急難裒隰鬩墻之情而六七兩章乃備述儐籩豆鼓瑟琴飲酒好合之意盖以人之惻隱常發於危難交至之初而嫌隙每生於親狎無虞之日必也酒食以

將其和聲音以致其樂則動盪交通訢合無間將不結而自固斯其為久遠之道乎是詩也非大聖人孰能為之吾聞今吴氏有士章者仕為海道都漕運副萬户退而養恬於是亭也黄冠野服而事田園耽詩書以自娱悅親戚之情話果爾則倡始而成終吾望於士章拳拳也遂記以昜之其族叔名元亮能仁其兄弟長士圭吴縣簿次士章也季天台尉瑛

虛齋記

虚之為義至宏也天職乎覆不虚無以冐萬象地職乎載不虚無以蓄萬形海長乎百谷不虚無以納萬流萬竅之於風也不虚則聲無以出萬隙之於日月也不虚則光無以入萬品萬彚之始終終始於陰陽也不虚則氣無以升降而消息其用於人也埏埴之於土範模之於金爐鞴之於火舟之刳木而行於水與夫宫室牖戸車輿器用之屬徵而一鍼之於縷妙而十二琯之為六律六吕和五聲協八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一不虚

焉其用不行矣何也凡有物必有内有内必有虚也豈惟物哉穹壤者太虚一大塊也圓顱而方趾者宇宙一稊米也耳目口鼻皆虚以為用也一息不至其用盡廢惟夫統乎兩間宰乎萬有斂之方寸散之八紘超然而獨神巍然而獨存者一廓然而中虚者也然而虚與實豈二物哉虚則明明則靈不能實者不能虚也虚則受受則益不能虚者不能實也易繫辭曰周流六虚語道之體惟實故虚也咸之象曰以虚受人語學之方惟虚

故實也昔者予嘗讀易至於中孚其卦二陰中虛全體也為中孚二陽中實二體也亦為中孚盖始而惜焉終而悟焉程子深知易者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程學周朱學程故易通曰靜虛動直易賛曰理實而事虛用有而體無此古之内聖外王之學吾儒用以為脩齊治平之具者自夫玄學勝而道喪世也於是語道學者多諱言虛慮其泥於言而弊也噫茍悟其意言奚弊焉燕山傅君子通以治易第進士儀朝行著聲實也有

年矣今縣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以其學易之齋命曰虛者徵予記夫學須靜也齋者靜學之所於也子通知予者予知子通學周程朱者也知易者也不泥於言者也仕優而學將以脩齊治平大其用者也予又病夫近之學者獘於言之泥而意之憒焉者衆也故為索言虛之為義而徵諸易噫無子通無以發予之云云也乎

存存齋記

萬物並生乎天地囿於氣者澌而盡麗於形者敝而壞

能存其存者蓋鮮也大塊之在太虛也亦然惟夫妙於動静者神而不物也是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則有巍然而獨存而大於萬物者矣然而天地至鉅而無心萬物至微而無覺惟一也以能存其存而人焉持吾之藐然而接彼之棼然者可欲誘其前可畏怵其後可忻可厭可怒可愕麋來㨗出以乘吾之左右於是逐物有遷不克以存吾存而人翻不物若矣靈於物者得不惕然而深省乎静而存以立吾之體動而存以審吾之用存

之存之存而又存之至於無時而不存焉夫是謂之存存夫子之繫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存存者吾性之固然而非有待於强而存焉耳一旦出而推吾所存者以任代天理物之寄處紛綸盤錯之會當撼摇震蕩之衝理亂之幾安危之際毫釐千里呼吸勢殊而吾舉有以應之彼之萬變者有窮而吾之一定者無窮舉不足以撓吾之存存噫斯自古在昔聖賢相傳開物成務之學蓋若此斯豈昧道懵術狹量膚識者能之哉滕郡

李公孟凾奮進士敭省臺叅大政位獨坐聲華煜然盖進於是而仕優務學滋勤不怠讀易之齋命之曰存存云昔者竊聞之三代相業之隆本於學漢唐既降末之或見焉今公不哆然於有譽於天下者方歆然於有存於一已者命齋之義固本於易繫意其言之重警之至抑亦有取於詩敬之敬之之義易其亡其亡之戒者乎真知聖賢之學哉自兵興來廉恥道鈌墨線芷事習為故常公以滕國太夫人之喪去位居廬累詔固辭廷議

卒不能以奪方將計日待終制而以丞粥起公兹固未足以多於公者而扶倫紀敦風俗有裨於斯世斯文實甚大亦足以見儒者之所存君子以是必公之能保晚節而留不朽也已矧辱年好其尤望於公也深

升齋記

河東皇甫希南徵予記四明高士范君之升齋希南卓犖少許可予因知范君非庸衆人比戲之曰升齋游方之外者方將控扶摇而上出塵埃野馬之表以升乎沈

寥之天而息乎鴻濛廣漠之野身其寄也而何有於齋齋寄其寄也而何庸於名名强名也而又奚以記為暇日行南城過希南邀予觀所謂升齋者主人出與語葢韓康之流也肅客入酒三行出家乘乃知為故勝國從臣子孫世儒家子寄迹老氏乃為言曰在易木生地中其卦曰升人見木之升而不知其所以升也及静而察之萬物之生乘氣機也植物之生夜半之時也平旦而時之露之上於其端者纍纍若貫珠予於是悟焉陽升

於子物升於子易之復孟子之夜氣也然而不降不升也不翕不闢也静以培之虚以俟之勿揠其長而滑其自然復之閉闗也夜氣之養也積而久之無一時而非子而非復也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君之寳謨少師稱遂於易安得起九原與之言哉君聞之若有悟遂請書以記

秋堂記

陳子讀書豫章西麓有堂焉俯臨深清遥攬環翠天雨

新止涼颸時來坐而佔畢間焉游息盖一塵不留凛乎
其秋之清也陳子樂之取韓子語而命之曰秋堂云既
而以事會之來也起而馳騁乎中原數歷于潭于汴于
浙也十年矣乃以承制作郡於江東之鉛山叅謀於貫
公之幕府政和平而民悅豫亦可樂矣然而田疇故鄉
之舊堂屬時多故雖企予以望之而有邈若異域之隔
者乃悵然而歌之曰秋堂之渠渠我夢歸兮讀我書草
萋萋兮如帶令我思兮故廬再歌之曰秋堂之愔愔我

夢歸兮絃我琴鶴蹮蹮兮以舞令我思兮故林洎來輦轂縉紳之士聞而釋之曰厚哉陳子之志也然予聞秋也者揫歛之時也堂也者高明之所也揫歛以實其蓄高明以廓其施以大參貫公之賢而佐以吾子之才滌彼煩歊播之清風拯彼泥塗奠之堂宇將見自東而西舉大江數千里而澄清覆庇之斯其為秋堂也大矣在易之兌為正秋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子之前日讀書是堂也意其講之素矣前日之

學今日之用也尚勉之哉尚勉之哉陳子曰某之志也敢不敬諸陳子名良字文謙令延授行樞密院都事尋改知鉛山州從民欲也

河圖精舍記

古之學者静必有以養其心故居為之齋動必有以著諸目故左為之圖河圖者古之聖人則之以作易故予友滿子光國之學易也圖之於其齋居之精舍既以名之復請予記之予語之曰近代居室之成率記其某山

水何歲月孰營建之事而曰記當然也吾將為子記其事耶令子家於滕齋於嶧山之陽著書曰某曰某不攻舉子業兵興以明韜鈐名辟不就起為秋官主事員外郎退而避地於東西南北于京師僦屋以居糴倉而食未之有定處也顧子奚以記又曰古者戶牖盤盂几杖之屬皆有銘皆取其義以示警齋之記猶戶牖之銘也吾將為子記其義耶則河圖之著在易書魯論有其名無其數鄭玄謂有九篇亡其書自孔安國劉向歆班固

謂授於羲魏闗朗謂其數十宋劉牧謂其數九而考亭朱子是闗非劉證以易大傳亦未的指其為圖故魏了翁戴九履一其數員疑邵子以九為圖謂朱震張文饒精邵學者朱引列禦寇張引乾鑿度及張衡傳九宮數疑九為是或又謂即先天圖或又謂與太極圖合者是或又謂九十皆河圖特有合散之異或又謂洪範九疇取諸圖其數九其疇取諸書其數十未之有定論也于又奚以言雖然予於滿子無言不可也夫數原於理理

備於心心一焉而止矣中乎天地者人也中乎人身者心也中乎河圖洛書者五也數起乎中萬事萬化生乎心是故曰心太極也曰先天圖心法也遡而上諸圖亦然蓋昔易之未作圖在天地聖人之心也聖人作易特因圖而發耳圖不出易其不作乎今子之學易固將圖諸心豈獨圖諸目子能因朱子所云圖書相爲經緯者以求羣聖人之心苟得其心俯仰之妙契遠近之畢取則萬象森吾前圖無文也無乎而非圖之文八荒在吾

閭居靡定也無乎而非居之廣圖奚必乎滎之河齊奚必乎嶧之山也乎噫子言亦賛矣雖然子於易庶乎知進退者世孰能舍子子其將用世矣名遂身退然後歸而精舍以旣子盡性至命之事必有授子以真河圖如謝疊山先生之遇異人者子亦志於斯他日南歸過滕相進於林下尚有徵於子言云滿子名尚賔

苦學齋記

今中書叅知政事臨川危先生之始游于京師也寓迎

陽之里名齋居之室曰說學而學士揭文安公記之時歲行至元之戊寅令廿又五年矣更以苦學為之名且命晉安張以寧為之記以寧竊聞諸易兊說也其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節以議德行也其象曰苦節不可貞是故學由習故說由說故樂魯論首言焉過時而學則勤苦而難成記禮者病之豈不以說也者樂之漸也苦也者樂之反也乎先生持既成之學出而仕盛治之朝遇知於君相致位於丞弼舉四海一世之人物而陶鑄

之蓋有大於有朋自遠方來之樂而無愧於敎育英材之樂也久矣始之命名人固謂先生之已謙今之易其名人又謂先生之愈謙然區區之見竊獨以謂先生之謙固也而先生非茍為謙而已也昔者吾夫子之稱顔子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不改其樂夫既由說而樂矣而揚子雲曰顔苦孔之卓豈敢為異說哉蓋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斯顔子之所以樂也當欲罷不能之時既竭吾才之際亦既見之矣愈企而愈不及焉

不用吾力不可也用吾力滋不可獨得而無苦於是乎嗟乎非直顔爲然也古昔聖賢皇皇汲汲也兢兢業業也憂勤而惕厲恐懼而修省也造次顛沛無一毫一息之敢縱逸也何也其見道愈大用心愈小也彼二氏非無見也而張皇矜侈曰我静我樂也逍遥吾游也猖狂恣睢卒無所底止君子不學也先生誠有見乎是非苟爲自謙而强以自苦也雖然人見其苦不知其樂我見其樂不知其苦之二者盖有並行不相悖者盖有自得

難以語諸人者而先生顧命以寧為之言豈以區區之不敏或可共學於萬一乎夫三代輔相之賢本諸學令先生仕優而益學固儒者之所幸見而喜稱而況學顏之學希顏亦顏蓋古聖賢所期於人人者而以寧於先生也庸以是言進噫謂予為言而訣夫人之執政者於予求之知也而謂知先生也乎既復于先生請以是記

無問軒記

其歲至正庚寅始識今翰林侍講學士徐君施畚于鄜

守汪同年之寓館予因得其為人嗣是不數數見則聞
君以編修徵不起去歲逆臣干紀君又奮然倡大義夷
大難當事無狐疑成功不表暴養恬詞館與予為同寅
予世罕甚知者於語鮮所契與君言輙於心有莫逆然
於是又悉其為人盖君爽邁而縝密沉深而果決予瞠
若乎其後也間語予以所居城南之勝有軒焉俯臨平
野逈然曠然外與空際無一嶔嶔磊落之間乎吾前者
而吾心亦與之為無間子其為我記之予辭然非記其

事不可勉為言曰令夫道也者一也無間也有間則二矣天地之不息無間焉耳矣日月容光也而室之斯有所不照矣源泉混混也而壅之斯有所不行矣何居彼固有間之者也然而有間者人也天地固未始有間也聖賢之不已亦無間焉耳矣人也豈不若天地與聖賢哉然而卒於不若者則亦有以間之者矣譬之鏡也而間之以微塵則其明為之不完衡也間之以輕重則其平為之徙失是豈鏡與衡之固然哉然則人人之學為

聖賢也無他焉亦去其有以間之者焉耳矣去其間斯無間矣雖然是求無間者也而猶有一間者存焉惡醉而有意於矜莊者動於醉視恬然若無醉者猶有間也處富貴貧賤而有心於忻厭者動於富貴貧賤視泰然若無預於富貴貧賤者猶有間也蓋傳易艮之彖曰内欲不萌外欲不接是内外之無間也定性書曰與其是内非外孰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静虚動直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哉程伯子

之言乎噫自昔學聖賢者非資豪傑者固不能予觀施畚蓋學而進於是乎夫其樹立其成就蓋亦事至能應而不以動諸其中者乎審如是也之其心固非有待於境也而於是軒亦寄焉耳矣而又記之也奚有有閒而問予者曰子之言過高矣予笑曰予與施畚言子姑去

冰雪庵記

汝寧維山之北有山曰大乘浮屠師北山梓公之舊居也師產廬陵長學佛衡山之福岩寺北渡長淮愛兹山

而築室焉羣峯環合萬木陰翳水流竹間濊濊有聲炎
歊之月陰寒薄人因名庵曰冰雪志其境之幽閑且自
表其清苦云既避地來京師仍舊號以扁所寓求旨晉
張公監丞撫黄公皆為記其命名之㫖備矣而復請言
於予予惟師之名庵其有冰雪乎爾蓋寓言也其無冰
雪乎爾則亦惡乎無之世之語道自其無形者目為虛
繇其有理者指為實惡知夫天地之間何莫而非虛何
莫而非實也嘗觀於物矣隕霜能殺物也而雪不能以

殺物飲水能病人也而氷不能以病人之二物者至陰之中至陽存焉陰陽固一理也舒而為生慘而為殺靜而為無動而為有虛無虛也實無實也儒者窮是理也佛氏謂理為障而豈外乎是理哉寂而常感陰亟陽也感而常寂陽亟陰也雖不外乎陰陽而不囿乎陰陽也無生也而未始無生也寂滅也而未始寂滅也而世多以槁木死灰目之亦豈深知彼者哉溢乎兩間無一物而無陽無一息而無生也木之槁灰之死則生之理息

滅始無陽而無陰耳氷也雪也至陽之所存生理之所存也豈槁木死灰之倫哉師名是庵之旨其果出於此乎如果出於此也夫豈膠於境僻於清苦者乎予觀師邃於禪為詩甚清稱其庵名且樂與儒者游於予尤稔故為之極言窮理之妙以冀之

蒼雪軒記

曩予宿凌江之驛夢雪堂之仙人與予游於清涼之所於時秋暑方殷烈如惔焚稍小進則碧鮮連雲四無隙

曛雪焉蒼焉非黄非白非絳非黒繽繽奕奕紛紜蕭索飛揚委積疏櫺洞闢潑衣霑席翠光欲滴以為雪耶陽曦炎赫雪於奚得謂非雪耶髪毛洒淅弗寒而慄俄而見有倏倏然若衣王恭之氅躡東郭之履飄飄然詩思穿天心透月脅與雪而俱清者仙人顧予而笑曰是蒼雪主人卯金之子也子不聞堪輿有至清之氣乎竹之清與雪宜詩人之清與雪所宜然而是雪也非雪之雪也雪之為雪見晛則滅非雪之雪石爍金流而不能埶

昔予過遊嶺詩高僧之竹軒曰蒼雪今以其是名軒也庶
知慕予者予觀於易震為蒼筤故其色蒼與雪俱化故
其氣凉予其志之予既寤不知其何祥尋道于邕通守
劉君可與善為詩其種竹之軒曰蒼雪請予記恍若神
遊所覩者始悟予曩之為正夢也為道仙人之語且爲
之曰夫天以堪輿清烝賦於人非欲其獨清於一已而
止也皇上以千里重任分而屬諸子于雄于邕今于梧
不踰年而三命德至渥也子其舉炎陬瘴徼病暍瀕死

之遺泯內之清涼之所然後洒子之軒之蒼雪洗濯而蘇醒之則子之為軒洞然我闥不既大矣乎夫豈一竹一雪之云乎君蹷予言則書以為記

訥庵記

予奉旨使安南道廣東行省從事觀子毅以選為輔行君世代比簪纓家才通敏而志明鋭於事咄嗟皆辦集於左右周旋皆中節於史氏書纚纚如貫珠時出為詩清安而有體間請於予有讀書之室名以訥庵前左丞

番易周君伯温為篆其頟顔申其義以自警予嘉其仕而不廢於學也為之言曰子之名庵由字而起義盖取諸魯語夫子之所謂訥者言人之賦質近仁者耳子朱子釋之曰訥遲鈍也異時又曰君子欲訥於言此則為學者言子思子於中庸曰言顧行曰有餘不敢盡正以釋訥於言之義也今夫訥於言者異乎人之易其言者也利口捷給佞如湧泉固非訥也結古緘默噤如寒蟬亦非訥也惟夫致謹於言如手挈瓶弗輕於瀉如持強

弩弗輕於發若是則不言則已言乎當理而寡尤矣世之學者常患恃美質而怠於學誦聖賢之言常患於得其言而弗悟其所以言嗟夫吉凶之樞機係乎言賢愚軌轍由乎學方今用材一洗前代循資之弊子毅之顯於時無疑也仕而優益學予尚為子勉之予耄矣欲訥於言未能也奚以為子言昔者子程子四箴之一發明聖師告顏子非禮勿言之旨詳且切矣予申為誦之

京師之崇真宫毛真人叔達與予好也為其弟子長樂林真士請記其曲密之房予堅辭請不置則問其制何居曰房在龍虎山上清宫洞玄院中院造於其祖耕隱鎦公而房尤號雄偉前當雷壇林木蓊如上清常禱雨焉後直靖通觀鶴歸亭則三十代天師常煉丹焉殰林臺峙其左外史薛玄卿所築象山歸其右則林先生讀書之所也其境又絶幽邃問其名何以曰真士幼頴悟嗜詩好琴而攻書學士虞公第其山水慕董元巨然墨

龍方董羽而扁其畫室以是名人罔測也予讀道經見有所謂曲密之房蓋道家所謂天尊雷祖領諸真宰所游者虞公以是名之顧予記之何敢也請以儒者之旨言焉曲密之名意者其猶韓子所謂繚而曲窈而深之義乎大抵古之妙於畫者多得幽閑寂寞之中而超於筆蹊墨逕之外故有閉户不出者有解衣盤礴而羸者夫其居幽則其心静心静則其神全神全則其趣悟真士之迹蓋進於道矣虞公之命意其或出於此乎叔達

又為予言真士多居山中先天觀或乘月登天風雲外凌仙人岡歷塵湖聖并陟琵琶諸峯若將遺一世而覧塵外者出而觀錢塘潮探會稽禹穴攬山川英華予同其鄉固未識而必其有悟若予言也夫真士名庭揮字汝玉天師命主福之紫極宮兼怡山冲虛觀未就以大宗師命令住長樂東華宮佑聖觀真士者參政危先生搆之也其先世有諱運者南唐兵部尚書淮南節度使云

知愚齋記

真定張君士進來長邕幕之半載府以治稱予使安南道是郡君進見以其講學之齋居名知愚者請予記之予曰嘻子豈愚者哉古者以愚稱者柴之愚質之偏也甯之愚智自全也顔之愚幾乎聖之賢也是三者非真愚也語曰今之愚者詐中庸曰愚而好自用彼惟不知其為愚也故欺於人而為詐狹於已而自用斯其為真愚也茍知愚焉斯不愚矣大抵世之仕者每病於用智

而自私好名而已甚是故察見鳶魚古人所忌黑白太明識者憂之聰明絕人守之以愚斯君子之道也令子之贊畫於茲也舉十九年流離殘苦之遺氓飫飢而燠寒之數千里魋結文身之獷俗皆馴擾而帖伏百萬兵需咄嗟亟辦此非達而果於從政者不能也子其果愚乎其不愚乎令子自名以知愚子何以處子識時而通務非柴之愚也逢時而嚮用非甯之愚也非徒知之亦允蹈之仕優而學子其志顏子之如愚乎語云用之則

行實而若虛子非顏焉攸學乎諺有護予許人之已汰者則其語之曰儒先不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君謝曰敢不勉諸遂書以為記

古田縣臨水順懿廟記

古田東去邑卅里其地曰臨川廟曰順懿其神姓陳氏肇基於唐賜勅額於宋封順懿夫人英靈著於八閩施及於朔南事始末具宋知縣洪天錫所樹碑皇元既有版圖仍在祀典元統初元浙東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

寔來謁廟瞻顧咨嗟命廣其規未克就緒乃至正七年邑人陳遂嘗掾大府慨念厥初狀神事蹟申請加封廉訪使者親覆其實江浙省臣繼允所請上之中書省衆心顒顒翹俟嘉命會遂以光澤典史需次於家於是致力廟宮祇迓殊渥帥諸同志請于監邑丞務公觀由典史魏某薛某上下翕合抽俸倡先雄資鉅産聞義悅從禬禳祈禱遠邇來者懽忻樂施遂斥金楮鳩工徙新作香亭外內者二六神祠生成宮各一重脩儀門前殿後

寢杌粧之樓下馬飲福之亭像設繪飾丹漆杇墁之工咸極精緻前甃石垣以翼龍首後浚水渠以殺潦勢又闢生祠以報承務公之德經始於丁亥秋迄戊子春落成壯麗輝煥怵心駭目邑之耆老欲祭聳觀以為有廟以來未覩斯盛殆山川炳靈明神垂鑒待人與時勃然奮興者也請為記之以寧惟吾閩之有神光耀寓內若莆之順濟漕海之人恃以為命有功於國家甚大綸音荐降襃崇備至今順懿夫人禦災捍患應若影響於民

生有德豈淺淺哉廷議必有處矣遂也能出心力因時建績民不勞勸亦可謂難已遂記其事且繫以詩曰瞻彼臨川新宮峩峩六珈象服如山如河維帝好生神能大之維民敬祀遐不愛之峩峩新宮于彼臨川維子赴毋人心同然秔稻滿家既多牲酒神人具驩疵癘罔有不殈不殰民生振振何千萬祀事我神明

古田縣增廣城隍廟記

郡邑皆有城隍祠由唐始古田祀順寧正應靈顯劉侯

報本也吾閩自無諸扶翼漢室民為冠帶迄唐開元獨斯邑未造劉侯草路山林廼疆廼畝挈而歸諸職方氏風氣日開富庶以教公卿輩出科第蟬聯詩曰觀察常公之澤屯田李公之化致然水木原本繄吾侯之力也在禮有功烈於民能禦大菑捍大患者歿則祀之侯之功之烈光昭圖諜視古之祀法奚其愧夫豈他郡邑可比歟祠在邑西麓嘉定加前號提封百里寔與長民者共理之翌庇生人除其邪祲雨暘祈禬有應如響革命

初邑罹多故靈蹟益顯邑之吏民念無以報侯惠迺大德八年甲辰肇謀即侯之祠增廣基地拓前墉以致其敞鑿月池以儲其秀伉儀門以偉其觀立協殿以明糾察屋二以奉檀施之祀亭一以為飲胙之所圯棟腐瓦咸易其舊至順中復得邑尹趙公孟巘丞胡公薛徹二宰咸孚誠意贊導創堂一所位曹司之官以昭其崇嚴像設具新黝堊交換訖功於至元丙子於是高明完麗稱侯之功烈與吏民尊祀之意募財買地成是役者邑

人陳天益何公益髙天益程原福請以寧記之以寧策名一第寔侯隂相之自顧凡陋曷足以數神休而廸民志哉抑嘗聞天地之間萬古不敝惟一正焉耳神人一理也幽顯無間也心不欺所以祀神也善必積所以求福也侯之嘉惠是邦豈有既哉拜侯之祠者式訛爾心毋謟毋瀆尚毋為神之羞是為記

臨江府營繕記

臨江郡當東西二廣之要衝東吉袁筠孔道自出地劇

而務煩比仍兵燹鞠為荒墟既歸職方簡在淵衷慎選
良牧於是建昌守雲州劉公子貞繇治最陞知是府公
既視篆任勞徠撫安為已責廉公幹敏視官猶家乃薙
草萊除瓦礫顧惟府治燬靡一存鳩工創建朝夕督勵
絲毫不擾民用諏趍經始於丙午歲某月落成於丁未
某月三皇先聖治教所先廟舊頽圮奐然一新社稷之
壇郵傳之館以次並作繕營津梁平治道路三載政成
百廢俱舉于時同知張士俊通判魏某經歷徐某知事

李某協心均慮克相于成令將吏而入覲也吏民感悅偕留不獲眷懷德惠將勒諸穹碑令甲不可若泯而不書則來者曷勸迺守禦官濠梁夏以松爰因衆欲懇請余文適使日南道聞輿誦喜治世得人而生民奚幸也筆簡牘俾後有徵焉公名貞發身胄監所至有治聲

廣州衛旗纛廟記

皇帝奉天承運迺大正四方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事廖公戡定百粤今江西叅政何真以廣東列城來歸

洪武紀元之四月公總率大軍建牙於廣是月平三山賊七月平山南龍潭諸寨十一月開廣東衛嶺表咸靖越明年三月有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後立旗纛廟有旗有幟悉度於中歲春驚蟄秋霜降祀以大牢天下守鎮官於總衛各立廟視京師典禮如之於是同知廣東衛指揮使司事胡通指揮副使張仁傑協心恭命度材庀工是月行中書省肇立于廣東四月平章公將入覲於是叅知政事周公某寔來以督以勸迺底奏功面勢端

嚴構締堅壯涓吉落成遂告于衆曰粤昔雲氣為旗創自軒后茸頭建纛昉於嬴秦緜漢迨今用主帥律訓齊顏行摧堅破鋭有神是司方當華夏寧壹之日益儲戎備以戒不虞盖取諸易聖謨宏遠矣凡我攸司仰祇睿箕嗣守敬共時祀蠲潔俾神顧享祛災發祥永靖炎徼庸固我國家丕丕基於億世玆惟懋哉是役也左右司郎中顧文昱員外郎王某都事朱傑贊劃其省副使范某自潭移戍與有庸焉衛知事劉時和督其事而覯其

役者衛鎮撫張祐也皆宜書

墓誌銘

學海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前杭郡掌教東陽胡瑜手狀踵門拜請曰瑜先外舅陳府君長吳學道書院蚤退休迄終於家葢慕漢邴曼容宋蘇相國訓子孫守家法傳家學恬進士者惟先太常公婿于陳府君寔先宜人再從弟瑜陳出也忝甥館又世親若潘楊氏古稱草木吾臭味也先生好

我先君顧施及陳氏惠賜之銘庶存歿有耀焉辭不克
謹按狀序而銘諸序曰君諱憬字希賢世居婺陽東之
長塘曾祖某祖某考喆號可山世濟其學稱鄉善人可
山公教於嚴君生而夙慧讀書一再過輙成誦入趍庭
外就傅頴然出常兒表既熟語孟六經則慨然有求道
志未幾以弱冠繼主家政不茹吐能樹立凡俗尚衣服
輿馬舉不以屑意用能拓先業而大之婿同縣蔣氏家
蔣故多貲君亦介然不為動去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月

朔必歸省母唯謹蔣翁老未有嗣君為持門戶翁喜之書劵分田宅三之一以遺君君毅不取祗受先所與奩田二頃邑士多之年三十用薦為平江學道書院山長時文科未興故翰林侍講學士鄧文肅公文原在儒臺村君故也延祐丁巳春始上教養有法吳學者稱焉數月丁内艱尋喪内助還舊居慨然曰古者仕以為養今祿不逮吾親復未能從政以致君澤民幸有獘廬薄田舊書以自樂足矣而奚屑屑往來為因家居不復仕以

未疾卒於至正乙未十二月十四日君生至元癸未正月朔旦至是年七十又三後二年丁酉三月壬申葬所居後山之原惟君門地儒雅異閭左委巷者才敏志剛直氣不屈而惇信急義周窮恤患於宗族尤篤天禀儉素寡慾薄奉而輕貲重禮為酒食治具接賓客朋友甚腆性復倜儻善論談來者見如舊識於瑜之考太常君同志業既親且友蚤情好最篤中契濶深相念晚而太常致其事君居閭數相過從命酒賦詩至累日綢繆不

恐別同里樓隱君道山學愽行方少則友善晚歲延之
家日夜語相切磨益就恬淡平實樓卒無嗣祠之別室
命子孫歲祀之君子有以識君之所存矣生平喜為詩
文多無留槀沒後其子輯放失得若干篇為二卷曰學
海遺槀學海其齋名也葢君慕静存動察之學將由愽
以至約又旁求所謂出世間法者別號了心居士配蔣
氏以婦則稱先三十六年卒今葬其墓次男子子二人
宗孟宗可女子子三人長適許恂次瑜也次胡為霖孫

男六女孫三曾孫男三於乎曩者宋社既屋江左大家巨室率與之俱替而長塘陳氏獨巋然比年兵禍盈海内縉紳顛踣不可勝數獨君與太常君同享壽康繼没一年中考終承平日一不聞金革聲天固匪私於君也易之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狀又稱君材徳不為世用天將大其後宗可有文能繼志不墜必其有徵也予謂其信然乎銘曰逝者沄沄不往者存孰培其根枝葉弗蕃吁嗟陳君惟善之敦我銘斯文以俟其後昆

徐母真氏墓誌銘

故宋叅知政事西山先生浦城貞文忠公七世孫諱妙静妻同邑徐氏諱時懋字宗勉宋都官郎中盤隱先生其六世祖也文忠私淑朱氏學者稱朱真亞文公盤隱交朱氏厚文公欵其居書讀書閣顏其堂遣子從學東萊書稱過臨江必見諸徐君是已二氏家聲雅相埒而父宜子母張氏嘗曰吾女姿淑温習勤儉閑詩禮必子令子且當吾門者以是歸於徐時方廿歲奉舅姑甘旨

備其養相夫子齋祀致其敬年三十三遂喪所天稱未亡人誓無負死者禮賢師訓子孫斵不忝其先睦族姓小大無所失周隣黨緩急無所怯節義昭著人無間言卒於至正壬寅三月某日距至大辛亥十一月某日得年四十有四卜某年某月某日塟邑清湖里松原山之左男子子二孔錫孔文女子子一適王氏孫男一閏孫孔文從事閩省走京師拜泣乞銘予悼故丈獻家率墜先訓矧丁斯時能奮焉自植以無媿赧者葢甚鮮矣孰

有為父而節為母而賢後二先生而表表若是者乎在
令甲宜旌以勸乎太史可無銘乎銘曰真氏之孫徐氏
之婦為賢婦為賢母稱其鄉儒先生之後乎銘若人曰
訣則否

翠屏集卷四